

## 1

## 历代文人，热衷描写燕子

燕子与人类，已有超过三千年的友谊。

建立于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商朝，就以燕子作为图腾。相传，商的始祖契是因其母简狄吞食燕卵怀孕所生。这个部族把燕子称作“玄鸟”，《诗经·商颂》云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”商朝的甲骨文中，早早出现了“燕”字。

《诗经·邶风》则云，“燕燕于飞，差池其羽”，记录了燕子飞翔的轻盈姿态。

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，“仲春之月……玄鸟至”，将燕子的归来作为物候标志。并且，“玄鸟至”的日期被精确定在春分三候中的第一候（即春分后的五天内），可见燕子有多守信。

之后，历代文人对燕子的描述与讴歌浩如烟海。

战国屈原在《楚辞·九辩》中写道，“燕翩翩其辞归兮”，说的是秋日燕子开启南飞的情景。

唐代白居易《钱塘湖春行》中，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”，是莘莘学子从小背诵的佳句。早春新燕筑巢，尽显蓬勃生机。白居易好友刘禹锡的《乌衣巷》，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借燕子搬迁，道尽世事盛衰沧桑。

北宋苏轼《蝶恋花·春景》，“燕子飞时，绿水人家绕”，一派田园诗意，妥妥的“小清新”。

被誉为“元曲之冠”的宁波人张可久，自然少不了对燕子的描写。其《塞鸿秋·春情》云：“伤情燕足留红线，恼人鸾影闲团扇。”借孤燕对伴侣的眷恋，道尽人的相思之苦。

很多时候，燕子是成双结对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，双燕的形象深入人心。

汉代《古诗十九首·东城高且长》云：“思为双飞燕，衔泥巢君屋。”借双燕衔泥，表达思念与归家之愿。

东晋陶渊明《拟古九首》：“翩翩新来燕，双双入我庐。”尽显人与自然的亲近感。

北宋晏殊《蝶恋花》：“槛菊愁烟兰泣露，罗幕轻寒，燕子双飞去。”移情于景，道离愁别恨。他还有一首《浣溪沙》，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，抒发对时光流逝的哲理思考，展现婉约词特色。

写双燕的诗词中，最被人知晓的，是晏殊之子晏几道的小令《临江仙》：

梦后楼台高锁，酒醒帘幕低垂。去年春恨却来时，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

记得小苹初见，两重心字罗衣。琵琶弦上说相思，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

词人故地重游，那里曾留下他与小苹的一段情，再见之时，燕子成双，人却形单影只，徒留无限相思意。

不过，词中点睛之句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，却不是晏几道的原创，而是出自唐末五代翁宏的《春残》：又是春残也，如何出翠帏？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寓目魂将断，经年梦亦非。那堪向愁夕，萧飒暮蝉辉。

不管如何，燕子就是明媚春光里的点睛之笔。



## 明媚春光里的

## 的

## 点睛之笔

“燕子去了，有再来的时候”。朱自清先生在散文《匆匆》的开头，这样写道。

作为候鸟的燕子，生命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飞翔。从南到北，从北往南。民谣歌手艾敬的歌中唱道：“有一只燕子在空中流浪……”

燕子的身上，集中了很多优点。

它是一种高颜值的鸟，身材纤细，色彩明快，尾羽呈深叉状，英国人依样发明了燕尾服，成为绅士的正装礼服。

它很努力，不停地飞翔；它很恋旧，难忘故土；它很诚信，坚守一份承诺；它是益鸟，是人类的朋友；它象征着吉祥，被津津乐道。人们写诗、作文、歌唱、绘画，表达对燕子的喜爱之情。

## 2

## 这幅双燕图，原型在宁波

双燕的意象，不仅入诗，也入画。

描绘这一意象的画作中，吴冠中先生的《双燕》，是“神级”存在。这也是其艺术生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，是画家乡愁与艺术理念的完美结晶。

吴冠中坦陈，《双燕》的灵感源泉，来自宁波月湖。

1980年，正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（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）任教的吴冠中带学生钟蜀珩等人赴舟山写生，结束后取道宁波，准备坐火车返京。见开车时间尚早，便在宁波火车站周围闲逛，偶然看到月湖花屿上的一间民居（原建筑为清代宅院，现为宁波茶文化博物院），立即被那白墙黛瓦、燕子飞舞的景象深深吸引，匆匆画下速写，为此还差点误了火车。

这个极富江南水乡韵味的意象，自此深深扎根在吴冠中的内心，无法抹去。1988年，他在当年速写的基础上，创作了纸本设色水墨画《双燕》，又在1994年画了一幅同名油画。

2018年12月6日，这两件作品在北京保利秋拍上拍卖。水墨《双燕》以4700万元落槌，油画《双燕》以9800万元落槌，加上佣金，《双燕》双璧以1.6675亿元成交。

“双燕”成了吴冠中的执念。1994年后，他又创作了多幅同题画作。目前，其中一幅收藏于中国美术馆，一幅收藏于香港艺术馆。

不仅作画，吴冠中还写了一篇散文《双燕》，文中说：“我一辈子断断续续总在画江南，在众多江南题材的作品中，甚至在我的全部作品中，我认为最突出、最具代表性的，是《双燕》。”

▲ 吕纪《春风燕喜图》。  
▲ 吴冠中纸本水墨画《双燕》。



## 3

## 他们，与燕子「深度绑定」

给吴冠中提供了灵感源泉的宁波，历史上曾产生众多画家，双燕也是他们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。

明代画家吕纪（约1429—1505），字振廷，号乐愚，鄞县人，明孝宗弘治年间进入宫廷，成为专职画家，擅长工笔花鸟，尤其善于画凤、鹤、孔雀、鸳鸯等。画史记载，他笔下的禽鸟“俱有法度，设色艳丽，生气奕奕”，描绘燕子，也是吕纪的一个“绝活”。

比如他的《春风燕喜图》，绢本设色，纵144.9厘米，横70.5厘米，画的是溪岸柳树下，萱花盛开，一双飞燕互相追逐嬉戏着凌空掠过，姿态轻盈欢快，柳枝在双燕之间摇曳，让人能感受到春风的吹拂；岸上一对浣凫正在歇息，与上方飞舞的双燕形成动与静的呼应。整幅画中，一双飞燕引人注目，昂首向前，动势凌厉，羽毛的质感刻画入微。浣凫和花叶的描绘也较为工细，山石和树干则以写意为主，水墨淋漓，营造出富丽中不失清新的效果。总体来说，是吕纪作品中粗放一路的风格，可谓脱去了院体的约束。

另一位与燕子“深度绑定”的宁波人，是著名演员王丹凤（1924—2018）。

1957年，王丹凤在电影《护士日记》中，饰演一名从护校毕业后，放弃留在大上海工作的机会，毅然奔赴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。片中，伴随着那首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”，婉转的旋律和王丹凤精致的面庞，在几代中国人心目中定格。王丹凤亲自演唱的那首插曲，和电影《护士日记》一起，成为永恒的经典。

学者考证，出生于上海的王丹凤，原籍在今宁波鄞州区福明街道松下村。这位美丽善良、温婉知性、坚毅果敢、无世无争的女性，堪称电影圈的一股清流，1961年，她还被中宣部和文化部评为“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”之一。而“年年春天来这里”的小燕子，是王丹凤留在亿万中国观众心中永远的形象。

春分刚过，眼下正是“一候玄鸟至”的季节。在华南、西南一带越冬的燕子，此刻正在北飞的路上。这两年，宁波阪急的外墙立面连续上演“喜鹊筑巢”的生态佳话，很快，“谁家新燕啄春泥”的温馨一幕也能在宁波城乡见到，就如朱自清先生所说，“燕子去了，有再来的时候”。

记者 楼世宇